

指向中国教育现代化的 课程价值转向与实践路径

孙杰远

摘要: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本质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价值诉求,完成教育现代化的中国式建构。中国教育现代化本质的实现,课程是关键,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历程以课程价值转变发展为核心表征。回溯历史,课程价值经历了从关注知识、技能传授的导向而逐步转向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中国教育现代化逐步走向高质量教育现代化的历程。教育现代化及其内在课程价值转向,有文化精神与时代实践的逻辑必然性。新时代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课程价值展现出四大取向:根本指向人的全面发展,追求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整体功能,凸显促进科技创新发展的关键要义,强调驱动社会统合的系统功能。实现新课程价值,一是要坚持学习者立场,创新学科,改进素养标准;二是要以文化根脉为支撑,实现课程实践的深层建构;三是要在课程实施中完成价值整体内化,推动实践范式变革;四是要以课程评价为导向,重塑课程价值转化的关键力量。

关键词:中国教育现代化;课程价值;价值转向;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G42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25)09-0004-09

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是课程现代化,实现教育现代化须从课程现代化出发。^[1]中国教育现代化是一个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教育现代化的根本是教育价值的现代转向。教育价值的现代转向的直接表征是课程价值的现代转向。新时代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关键在于澄清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厘定课程价值转向及其基本实践路径。

一、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本质与诉求

中国教育现代化以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为基础,并在全球现代文明体系中得以滋养和迅猛发

展,逐步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与属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中,中国教育现代化既回应时代发展诉求,又守护中华文明根脉;既塑造现代公民,又培育中华民族时代新人。

(一) 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本质

学界对现代化并没有一个严格统一的理论认识,这似乎是现代化本身的历史命运。现代化在各个社会领域有不同体现,从不同学科或问题视角对现代化的阐释是不尽相同的。现代化没有什么确切标准可言,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不同国家、民族、区域已在不同程度地定义着现代化。现代化是一个被不断建构的理念,也是一个被不断创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23年度教育学重大项目“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研究”(VAA230006)。

作者简介:孙杰远,广西师范大学校长、教育学部部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共生教育中心主任(桂林 541004)。

新的实践。可以说,现代化是一个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过程。^[1]西方的现代思想肇始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核心观念是理性与自由,突出人的价值与主体性。现代化始于工业革命,大体包括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以及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两个阶段。^[2]“现代化”一词是指“转变成为现代”。“化”即转变、转化,表示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现代化的总体特征是指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程,意味着经济、文化、政治、技术等方面的深刻历史变革,核心是人的主体性的张扬,也是人不断走向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历史过程。

现代化的本质是现代性增长。现代性是一种价值观念与文化精神、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而现代化是现代性观念在经济、政治、科学与文化方面的运作。^[3]换言之,现代性是现代化的内容与结果。在工业文明与现代化的逻辑关系中,现代化被赋予科学化内涵,现代性追求即科学性寻求;在政治文明与现代化的逻辑关系中,现代化则被赋予民主化内涵,强调政治的现代性建构。西方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和现代性确立的历史,既张扬了民主、自由、科学、法制等重要价值,同时也因其带有鲜明的“资本逻辑”“文化殖民主义”和“文明优越论”而对现代化本身产生反噬作用,引发了一系列新的历史问题。

现代化的根本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逻辑起点是人的生存与发展,以人的现代化而实现社会的全面现代化。^[4]现代化不仅是物质和技术的进步,更是人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的深刻转变。人的现代化是推动社会全面现代化的核心动力,因为人是社会的主体,是社会变革的最终承载者和实践者。失去了人的现代化,其他方面的现代性跨越则无所依凭,也毫无意义。^[5]因此,现代化是一个以现代性的提升为表征,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动态过程,其具体内涵和实践路径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拓展。

教育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有机构成部分,也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和前提。教育现代化的实质是教育现代性的寻求,表现为使教育治理和教育实践逐步形成科学、民主、平等、公平、法治等重要价值属性,通过现代教育培养现代人,最终完成人的现代性建构。教育通过培养人

和发展人的现代性,实现科技进步和价值观念革新,推动社会现代化。这是教育现代化的一般逻辑。人的现代性的提升是教育现代化的核心目标,一种教育只有为促进人的自由发展、理性建构、主体性提升而努力时,才能称得上是现代教育,这个过程也才能称得上是教育现代化。^[6]在实践意义上,教育现代化又通过课程与教学的现代化得以推进和实现,课程现代化的本质是课程价值与课程内容的现代化,教学现代化侧重教学过程中主体关系、教学方式与技术的现代化。反过来,社会现代化又为教育现代化提供经济、社会、技术的驱动和条件,教育现代化总是在社会整体现代化进程中完成的。比如,工业文明以降,随着社会工业化、城镇化、商业化的加速演进,教育实际上是在适应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和商业文明的整体进程中发生现代化转型的,并逐步形成了当前普遍流行的现代教育模式。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对于民主、平等、公平的追求,也受到现代政治变革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教育现代化有其被动性的一面。

当然,社会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依赖人的现代化^[7],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无论是在政治意义上、技术意义上,还是在根本层次的价值、观念与精神意义上的现代化,实际上它们都首先要在人身上得以实现,进而通过人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不同程度地转化为人自身之外的一切现代化。要在人身上首先实现现代化,必然离不开教育的作用力。只不过,这个“教育”不一定是学校教育,或许是自我教育,也或许是社会教育、社区教育,乃至自然教育。人是社会中的人,社会现代化整体进程中的观念力量、政治力量与技术力量对人的塑造功能,往往也发生在无声之处。但是,当现代化本身成为一种追求和目标之时,借助学校教育途径,有目的、有组织地培养现代人,则成为社会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因此,教育现代化便成为现代化的优先向度。^[8]

我国教育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探索已逾百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日益将‘现代化’作为政策制定和方案设计的核心”^[9]。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的“三个面向”,教育现代化自此成为中国教育事业

发展的重要方向,加速推进教育现代化成为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主旋律。中国教育现代化以中华五千多年优秀文明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吸收、借鉴和转化世界先进教育现代化经验,逐步走出一条教育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中国教育现代化具有世界教育现代化的共性与自己的特性。中国教育现代化是世界教育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同其他国家一样,教育被赋予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属性。但中国教育现代化在文化背景、社会基础、价值取向、实践主体、制度环境等方面有其独特性,因而中国教育现代化必然具有自身的鲜明特色。迈进新时代,中国教育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整体进程中推进,中国教育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价值、逻辑与实践的统一性。可以说,中国教育现代化是满足巨大规模人口教育需求、赋能人民共同富裕的教育现代化,又是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促进世界和平的教育现代化。就此而言,中国教育现代化在价值现代性方面,不仅在人的发展和社会精神文明维度上,^[10]也在自然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发展的维度上,形成了全面的价值建构和时代检验。

(二) 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诉求

当前,我国从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整体迈向高质量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战略关键期。教育现代化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性动力,其显著表征即建成教育强国和世界重要教育中心,以形成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其主要发展诉求或价值旨归体现为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中国教育现代化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进程。人的全面发展,在对象上强调的是全国各族人民每个成员的全面发展;内涵上强调的是每个人获得自由、和谐、充分、整全的发展。每一个全面发展的个体,又进而构成一个全面进步的社会共同体。马克思指出“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就是社会”^[11],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即社会,人的现代化就是社会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就是社会的全面进步。教育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高

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我国教育现代化必然以满足人的发展需求为核心。

第二,中国教育现代化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及其当代价值重塑。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是课程现代化,课程现代化的实质是支撑课程内容体系的中华文化现代化。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是通过系统化的知识传递和价值观引导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智慧与当代社会需求有机结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教育现代化的文化要义即帮助受教育者、学习者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成为文化传承者、创新者和践行者,并由此真正成为中华文明的现代主体。特别是在当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交流际会中,中国教育现代化在文化功能的意义上,主要体现为作为培育新生代青少年儿童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的根本方式,也就是在中华文化身份属性上塑造时代新人。

第三,中国教育现代化迈向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新阶段。中国教育由规模与速度、设备与条件、工具与技术为指向的外延式发展转向不考虑投入增加而以要素及其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为主旨的内涵式发展^[12],成为新时代国家发展与人民追求幸福的共同要求。实现内涵式发展,必须深化课程改革和教学创新、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推动教育治理现代化、增强教育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内涵式发展诉求不仅回应了新时代对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也为实现教育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路径和动力。内涵式发展的本质要义,是强调从教育外部关系进入教育内部关系,关注人的发展本身,如核心素养、关键能力、可持续发展素质、身心和谐等,形成教育现代化的人本回归,重塑教育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和现代教育生态。

第四,中国教育现代化进一步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新时代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新阶段,意味着它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力,特别是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总体诉求提供教育现代化的新动能。一方面,通过培养高素质人才、推动科技创新和促进社会进步,为国家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和人力资源保障;另一方面,通过传播现代先进文化、启发新观念与新思维、培育国家意识和法治意识,

为构建和谐社会、美丽家园提供文化基础和社会支持。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高质量教育现代化实现教育强国建设,形成世界范围内的教育强国竞争优势,为赢得国家话语权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教育支撑。

二、指向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课程价值回望与新立

课程价值取向反映教育实践主体的课程价值选择,具体表现为课程设计、实施与评价过程中人们依据教育理念和社会需求,对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所秉持的价值判断与选择。在国家意义上,课程价值取向实际体现为国家课程蕴含的育人目标,主要反映特定时代国家对课程价值的总体要求。

(一) 近现代以来的课程价值回望

课程具有历史延续性,传统课程存在其一以贯之的核心特征,即注重知识传递与技能训练。现代课程则更加充分彰显时代性特质,由此便形成了课程价值取向的历史转变。在课程的意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变革体现为不同时期课程价值及其内容体系的创新与重塑。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秉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念,创设新式学堂,课程设置涵盖外语、天文、化学等西学内容,同时保留儒家经典,教育目标是培养兼具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与西方先进技术的急需人才。民国时期,政治动荡,新文化运动兴起,西方多元思潮涌入,中国传统文化遭遇震荡与冲击。国家课程体系建设开始转向以培养具备民主、科学意识的现代国民为主旨。如,1922年《学校系统改革案》提出“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13],增设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课程,着重培养学生职业技能与社会适应能力,推动课程设置向实用化、多元化方向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国家课程以培养具有民族精神、爱国情怀和抗战救亡能力的人才为核心价值。一方面,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如1936年《小学课程标准总纲》提出“养成爱护国家复兴民族的意志与信念;培养爱护人群利益大众的情绪”^[14];另一方面,注重抗战人才培

养,如1940年课程标准提出体格训练每周须有课外运动及童子军演习共三小时,以增强学生体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家建设和社会重建任务紧迫,为了使中小学教育更好地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服务。1958年,在初、高中各年级开设生产劳动科,加强劳动教育,可商请各行业或有关企业部门技术员任课。1963年,增设农业知识课程,使绝大部分学生能够具备参加农业生产或者农村工作的能力。结合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的实际进行教学,以达学以致用为目的,推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在传统课程体系之下,“课程建立在主客体分离的基础之上,以客观化的知识载体的形式呈现在师生面前”^[15],这意味着:知识被视为独立于师生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教材、讲义等便是其主要的承载形式。教师的主要职责是将这些既定的知识内容,通过讲解、示范等方式传递给学生;学生则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努力理解、记忆并掌握教师所传授的知识与技能即为学习。整个教学过程犹如一场单向的信息传输,教师是信息的输出端,学生是接收端,教学过程缺乏师生之间基于知识深度理解与共同探索的互动交流,知识的客观性被过度强调,师生在知识构建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则相对被忽视。

以改革开放为历史转折点,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变革,经济技术高速发展,科技成果日新月异,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革,各国联系愈发密切,以知识和技术为主的跨国交流日益频繁。国际竞争的焦点逐渐体现为人才竞争,创新能力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由此便引发了国家现代课程价值的深层转向。2001年,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确立“双基”与“三维目标”融合框架,突破了传统知识本位。2011年,国家课程标准强化能力目标导向,注重将课程内容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与学生现实相联系,将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培养作为核心诉求。2022年,教育部颁布《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强化课程育人导向,明确要求“坚持素养导向,体现育人为本”,通过“强化学科实践,推进综合学习”实现育人转向^[16],形成“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维素

养模型。课程价值从知识传授到能力培养,再到素养构建的递进式发展路径,体现了课程价值体系与社会需求、教育理念的动态适配。课程价值转向,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个性发展和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人学意味更加突出;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以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需求,素质教育走向深处。通过课程价值的转向,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同时也有助于学生个人能力与素质的发展,使其在未来社会中能够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合。

(二) 新时代课程价值的转向与新立

新时代,中国教育发生巨大变革,核心特征是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建设。教育强国建设新实践,带来了教育强国建设新阶段的课程价值重构。总体价值特征体现为:课程价值指向人的全面发展、优秀文化传承与创新、新兴科技创新与社会统合。课程价值的多维转向重构了教育与人、教育与文化、教育与科技、教育与社会的多重关系,多维的课程价值转向体现了中国教育现代化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文化主体性、科技自立自强及社会和谐的系统性回应,为新时代如何通过课程这一载体培养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提供了价值锚点。

一是指向时代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发展具有时代性,特定时代的社会文明决定着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及其实现程度。时代性社会文明是科技、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的综合体现,新时代,人的发展必然与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文化转型密切相关,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基本观点。教育是时代中的教育,教育促进人的发展亦即促进时代中的人的发展。课程作为实现教育目的的重要载体,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语境中被赋予新时代的人学内涵。一方面是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另一方面则是要以崭新的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治理为基本路径,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集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人民属性,在发展的意义上,便是以课程促进人的身体素质、文化素养的现代化与实践能力的现代化。课程价值既关注学生认知能力的提升,更注重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全

面培养,强调处理好个体的个性化发展和社会性发展的关系,使人真正走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就要求在课程设计、实施与评价的全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与多元需求,为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学习机会与优质资源,真正实现课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培养适应时代发展需求、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二是追求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整体功能。教育是文化传承、文化选择、文化传播、文化创新的重要机制,教育促使人类优秀文明要素得以延续,也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批判和筛选不断淘汰文化糟粕与文明次品。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和有机统一,中国教育现代化在文明的意义上必然要统筹促进文明的整体建设。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教育要承担起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使命,围绕中国教育现代化主要目标和任务,合理选定与呈现课程内容,充分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合理吸收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资源,建设崭新的课程文化形态,以文化人,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品格。不仅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推进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融合创新,实现文明延续与文明互鉴。

三是凸显促进科技创新发展的关键要义。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17],首次将教育、科技和人才进行统合论述,强调“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17]。科技自立自强需要实现创新发展,教育是确保科技创新发展的基础性前提。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科技创新已成为推动国家发展、提升综合国力的核心要素。教育以课程为载体,以新方法、新思维、新观念和新工具培养人的科学精神与科技素养,这是当前课程价值的关键转向。如 STEAM 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呈现出跨学科融合特征,通过整合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等学科知识,打破学科壁垒,为学生提供全新的学习视角与方法,引导学

生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培养其综合创新能力。以教育强国支撑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着力点就是在新科技变革背景下构建新课程体系，进而发展人的科学素养和创新精神、提高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出具有引领驱动科技创新发展能力的人才。

四是强调驱动社会统合的系统功能。学校教育作为社会子系统，课程价值直接影响其社会功能。具有社会统合功能的课程建设，是教育作为社会子系统与社会大系统之间建立良性关系的纽带。当前，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课程改革正朝着促进社会统合的方向深入推进，如新教材改革要落实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总体国家安全观等主题教育，以培养学生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增强学生的社会参与意识、促进不同群体间的理解与融合，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和奠定坚实基础。课程在促进社会统合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通过价值引导、能力培养和实践体验，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更培养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能力。从宏观意义上看，指向社会统合的课程价值转向，有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和谐、社会文明、社会公正，从而推动教育更好地适应时代需求，为推进建设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贡献力量。但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各种社会矛盾，其中的原因既有客观意义上的社会结构变迁，也有观念意义上人们对民族、文化和国家等认知出现的多元化倾向。因此，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如何凝聚社会共识和实现社会统合，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是课程价值转向所要面对的时代性问题。

三、新时代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课程价值实践路径

价值生成于实践，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课程价值，必然要求形成相应的课程实践。从课程价值到课程实践的转向，需要遵循必要的逻辑规律，进而形成合理有效的路径方法。主体需求、文化根脉和实践范式，是课程实践的三个基本逻辑观照和路径考量，由此出发，才能推动新时代中国教育现代化深层变革。

（一）坚持学习者立场：学科创新与素养标准改进

中国教育现代化以解决广大人民关心的教育问题、满足广大人民的教育需求为实践起点，这是中国教育现代化区别于西方教育现代化的根本性特征。新时代，中国教育进入以教育强国建设实践为主导的发展新征程，现代化课程价值实现的核心逻辑，在于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对好教育、高质量教育的需要同教育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扩大教育公平，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过程能不能真正展现教育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就看教育现代化模式能否在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教育体系和内涵式发展的教育实践中，真正赋能每个学习者心智、德性与能力的全面发展。

社会加速变革期，个体对教育的需求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不断变化，课程价值必然要转向新立。从课程价值到课程实践的转向，核心路径是基于课程价值的学科创新与素养标准升级。学科创新要求从新时代学习者发展的现实需求出发，变革已有的课程体系、课程框架和课程逻辑，并且以建立新的素养评价框架为前提。比如，教育部颁布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和各科课程标准强调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涵盖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素养。不同的学科课程基于核心素养和学科本身的性质提出了各学科的核心素养，其每个维度都基于人的发展，与学生的需求息息相关。重庆谢家湾学校是一个较好的实践案例，该校从学生视角出发，关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态度、方法、体验、情感、节奏等，巩固和深化课程内容、课程资源、课程空间、课程形式、课程主体等，以课程整合为抓手构建和实施“小梅花课程”^[18]。学生个体的兴趣和需求是多元的，“小梅花课程”尊重学生兴趣，契合主体需求的多样性，学生通过跨学科主题学习在同一课程中满足自己不同领域的探索欲望，促进多种核心素养共同发展。

（二）文化根脉支撑：课程实践的深层构建

文化与教育均来自人类社会实践活动，都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文化与教育一经产生，虽然彼此相对独立，却又构成一个紧密互动、彼此塑造的系统。课程是教育实施的核心载体，其所蕴含的知识体系是人类社会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课程文化归根结底是一种“教育学化与人类学化的文化”^[19]。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积累的精神财富总和，它既塑造个体的认知、情感与价值观，又是社会进步的内在驱动力。课程作为教育活动的核心载体，天然肩负着传承与创新文化的使命，核心价值就在于以文化人。以文化人并非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一个将人类优秀文化内化为个体素养，促进个体全面发展与升华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中，彰显的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性是课程价值实现的根本支撑。

中国教育现代化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深刻决定着课程文化性格和课程文化的育人功能。从文化与教育的基本关系出发，无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决定着中国教育现代化。有很多鲜活的案例，如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研究》将非遗资源引入基础教育教学现场，挖掘课程育人功能，探索非遗活态传承策略，培育青少年文化自信。北京史家胡同小学联合中国国家博物馆，拓宽课程存在场域、创新课程开发模式，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课程营养，整合资源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悟课程》，形成了以《漫步国博》《博悟之旅》两大系列为主体的课程内容。郑州市第四十七高级中学以《诗经》为源，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建立了文化为基、素养为纲、学科融通、方式多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综合课程育人模型，形成了“厚德以载物、厚体以承思、厚行以致远、厚园以丰物”的文化理念；打造《诗经》中的经典场景，促进显性和隐性相结合的课程文化环境生成。同时需要看到，现代课程文化不仅具有民族性，也具有显著的现代性和时代性。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同时又具有现代文明的鲜明特征，不仅彰显中国文化特色，也展现出先进的世界现代文化水平。基于这样的课程文化，将培养出具有文化自信、创新精神和全球视野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

实现教育强国和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在教育强国与文化强国双重国家战略背景下，课程价值的实现须充分基于自身的文化根脉与时代潮头，创造出课程实践的崭新文化气象与格局。

（三）实践范式变革：在课程实施中实现价值整体内化

课程价值通过课程实施而实现，课程实施不仅转化教育价值，而且创生教育价值。一方面，新立课程价值的实现依赖课程内容创新，要求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改变课程内容与现实生活联系不够紧密的现状，以真实问题和前沿知识激发学生的探究欲，课程价值从知识传递与积累转向知识创生、知识整合、知识链接与知识创生，激发学生创新热情，发展学生创新精神与能力。另一方面，课程方法创新是推动课程价值转向的关键。以现代化课程价值为导向，切实实践探究式学习、项目式学习、跨学科主体学习，推动课堂教学实践的深度变革和文化气质重构，构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课堂。

2025年1月，教育部印发《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指南》，要求在学校课程实施方案中强化科学教育，聚焦科学观念、科学思维、探究实践、态度责任等核心素养培育，推进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协同育人。例如，北京市第一〇一中学在多年探索中构建起纵向贯通、横向融合的科学教育育人模式，形成了国家课程、拓展融通课程、大中衔接课程和创新研究课程四个层级的科学教育课程体系。^[20]又如，杭州市文三教育集团充分考虑学生的生活体验、认知水平和实际需求，开发校本课程《“浙”里蔚蓝色》，结合海岛知识和浙江海洋文化的特征，在“趣”“探”“创”课程实施中激发学生科学兴趣、提升学生科学探究能力、培养学生科创意识，配以趣味实验和详细指导说明，拓宽学生科学视野，培养学生的创造和实践能力。^[21]由此可见，课程实施并不是对预设价值的简单执行，而是因地制宜开展实践，在课程中基于不同地方经济、文化、资源特色和学生主体创新发展的需要，在具体教学中根据学情对课程标准进行创造性转化，实现价值重构，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服务教育强国建设。

（四）课程评价导向：实现课程价值的关键力量

国家通过统一的评价制度导引国家教育体系的运行与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当前，我国的课程评价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具有中国特色和符合课程发展、课程活动实际的特殊规范性。^[22]作为连接教育与社会的桥梁，课程评价既要反映教育的内在要求，又要适应社会外部的需求。从发展人的维度来看，课程评价是促进个体全面成长的关键驱动力。中国教育现代化背景下的课程评价，更加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思维发展、能力提升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塑造，鼓励学生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表达，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从社会发展的宏观视角来看，高素质人才是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课程评价要通过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为社会培养大量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与社会责任感的人才，从而为社会统合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23]教育评价本身的科学性和正当性直接意味着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科学性和正当性。中国教育现代化能够展现出自身超越西方主导的一般教育现代化模式的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教育改革、实践与发展，始终保持着一种国家意义上的价值尺度、标准规范与逻辑法则。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课程评价需要推动教育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求的紧密结合。通过在课程评价中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评价，形成共同价值取向和文化认同，为社会统合奠定价值基础；强调实践能力和社会技能，将实践能力纳入评价体系，塑造良好的社会行为模式，增强社会适应能力，为社会统合提供人力支撑；注重文化传承与文化开放互鉴，鼓励学生学习不同的优秀文化，打破文化隔阂，增强文化凝聚力，推动社会统合向更深层次发展；基于社会问题设计课程评价内容，以社会热点问题和实际需求为导向，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发展、思考社会问题，培养出具有社会担当和实践能力的人才，推动社会的进步和统合。此外，以课程评价为实践导向的课程价值转向势必要引入多方社会评价主体参与课程评价的构建，共同

协作，整合多领域、多行业的资源，使课程内容和教学目标能够更好地满足社会实际需求，培养出满足主体需求和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中国课程评价现代化必须立足中国教育现代化，形成统一而正确的价值导向，构建科学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如果说中国教育现代化是以人为本、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教育现代化，那么，中国课程评价现代化就必然要遵循人发展的基本规律，符合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使教育评价回归教育本体——一种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专门指向人的多样、可持续和有价值发展^[24]，构建起科学且符合国家性、时代性的课程评价范式。

参考文献：

- [1] 罗曼兹. 中国的现代化 [M].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3.
- [2] 顾明远, 高益民. 现代化与中国文化传统教育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5 (5): 1.
- [3] 陈嘉明. 中国现代性研究的解释框架问题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3): 1.
- [4] 冯建军. 超越“现代性”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人的现代化视角 [J]. 南京社会科学, 2019 (9): 134.
- [5] 杨小微, 游韵. 教育现代化的中国视角 [J]. 教育研究, 2021 (3): 147.
- [6] 褚宏启. 教育现代化的本质与评价: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现代化 [J]. 教育研究, 2013 (11): 6.
- [7] 李秀林. 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6.
- [8] 孙杰远. 论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 [J]. 社会科学战线, 2023 (7): 227.
- [9] 程天君, 陈南. 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百年书写 [J]. 教育研究, 2020 (1): 125.
- [10] 孙杰远.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基本问题 [J]. 中国远程教育, 2023 (6): 4.
- [1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
- [12] 杨小微, 冉华, 李学良, 等. 评价导引下中国教育现代化路径求索: 基于苏南五市和重庆的教育现代化调研 [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16 (4): 1-2.
- [13] 璩鑫圭, 唐良炎. 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 学制演变 [G].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1008-1009.
- [14] 课程教材研究所. 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

- 学大纲汇编：课程（教学）计划卷 [G].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32.
- [15] 刘旭东. 论 20 世纪课程价值取向的嬗变 [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50.
-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 年版）[S].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11-14.
- [17]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 年 10 月 16 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3.
- [18] 刘希娅. 变革学习方式构建学校高质量育人生态 [J]. 人民教育，2023（19）：51-52.
- [19] 李广，马云鹏. 课程价值取向：含义、特征及其文化解析 [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169.
- [20] 熊永昌. 纵向贯通、横向融合的科学教育探索与实践 [J]. 人民教育，2024（22）：67-70.
- [21] 杨凌英. 资源共享科教融合提升科学教育质量 [J]. 人民教育，2024（23）：72.
- [22] 徐彬，刘志军. 高质量课程评价的逻辑起点、内涵特征与培育路径 [J]. 课程·教材·教法，2024（6）：15.
- [23]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N]. 人民日报，2020-10-14（1）.
- [24] 石中英. 回归教育本体：当前我国教育评价体系改革刍议 [J]. 教育研究，2020（9）：12.
- （责任编辑：刘启迪）

Curriculum Value Transformation Oriented Towards Chinese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and Its Practice Path

Sun Jieyuan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Chinese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is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nd achieve the Chinese-styl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in line with the overall value demand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o realize the essence, curriculum is the ke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iz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curriculum value transformation. In retrospect, curriculum value has experienc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orientating to knowledge and skill to focusing on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during which the modernization evolves towards high-quality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and its intrinsic curriculum value transformation have the logical necessity of cultural spirit and practice of the time. The curriculum value of the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 shows four major orientations: the fundamental orientation to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the pursuit of the holistic function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highlighting the key to promoting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emphasis on the systematic function of driving social cohesion. To realize new curriculum value,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position of learner, innovate discipline and improve competency standard, realize the deep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practice with the support of cultural roots, complete the internalization of value in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and promote the reform of practice paradigm, and reshape the key force of the transformation with curriculum evaluation as guidance.

Key words: Chinese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curriculum value; value transformation; practice path